

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反通胀

美国反通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工具，但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假如停止与中国贸易争端，这将会给美国的通胀带来何种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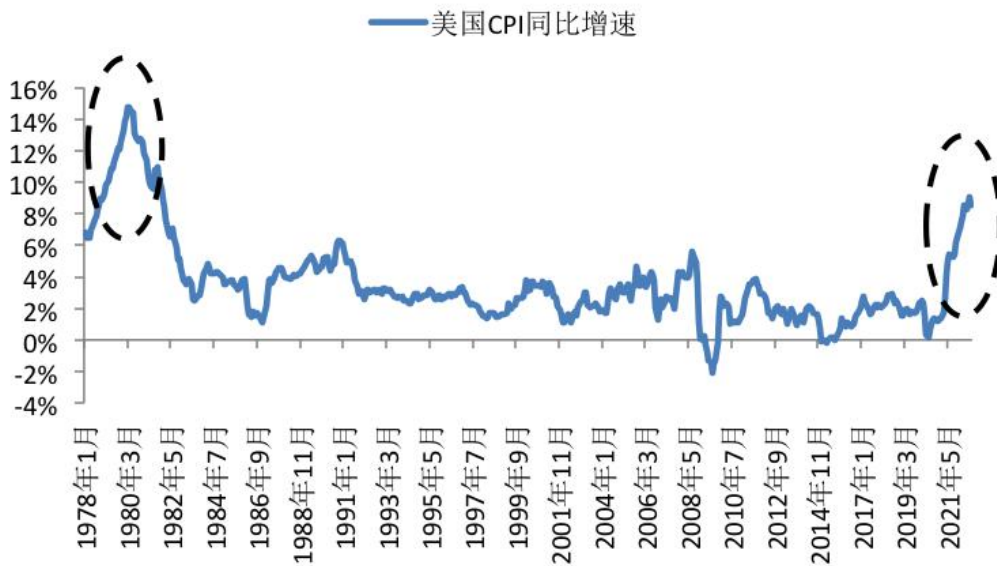


拜登政府终于有点撑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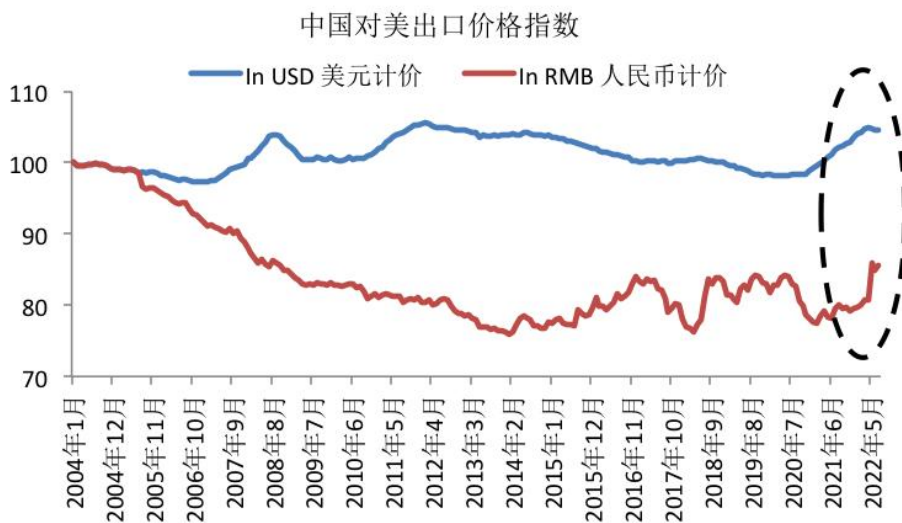
根据媒体报道，近月来，拜登政府开始考虑减少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了。拜登政府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并非什么良心发现，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通胀太严重了（图表 1）。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中国是美国进口的重要来源国之一，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出于种种原因，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了附加关税，引起贸易争端。但美国缺少对

这些中国商品的替代物，因此这些额外的关税最后通过涨价的方式加在了美国消费者和美国进口企业的头上（图表 2）。也正因为如此，减少对中国商品的征税就可以降低美国的通胀。

图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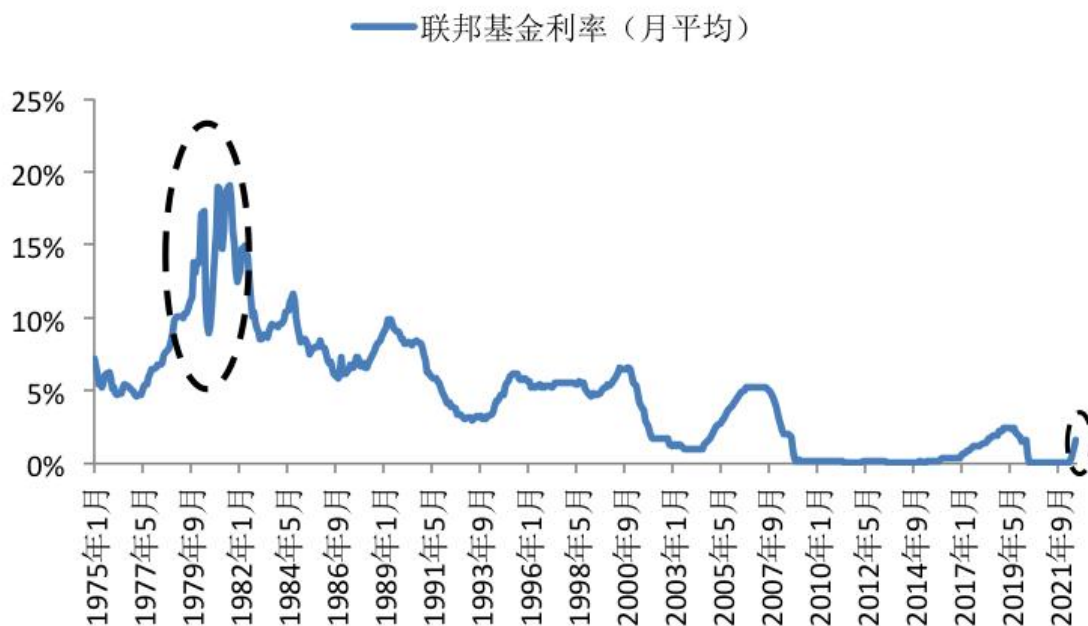
图表 2



* 2004年1月的价格指数定为100。

当前，美国面临的是 40 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形势。仅仅在一年前，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此次通胀只是短期现象，形势很快就会缓和。然而事与愿违，通胀形势不断恶化，而且对经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破坏力，于是美联储不得不快速的大幅加息，上次加息幅度高达 0.75%，这是多年所未见的（图表 3）。现在市场将主要的反通胀任务寄希望于美联储，但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它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图表 4）和高失业率。这样的政策虽然可以控制住通胀，但代价非常高，在政治上存在巨大的压力，因此经常是“不得民心”的。

图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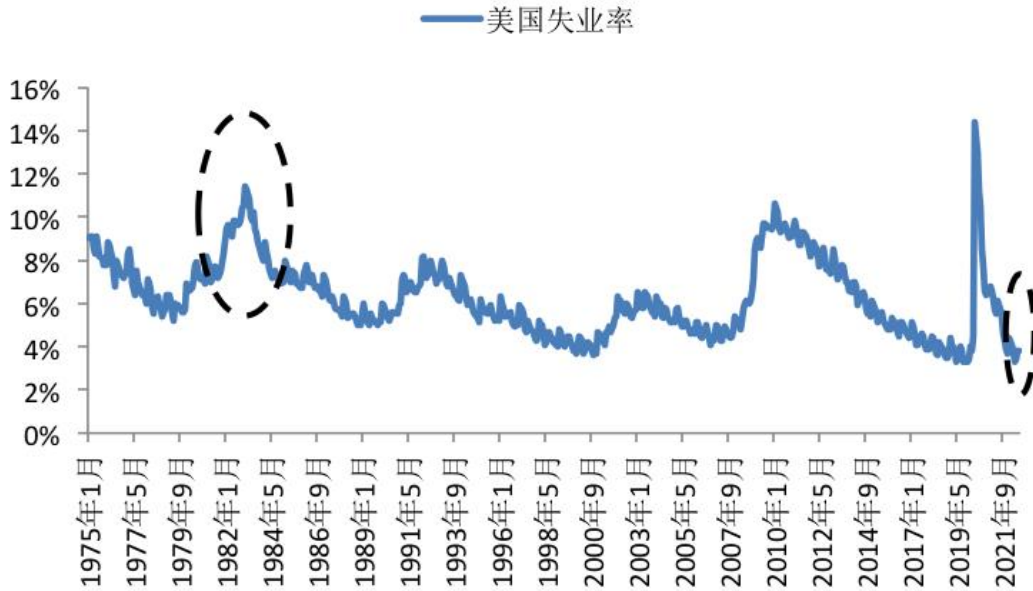


图表 4



这方面我们可以对比 197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初期美国的经济情况。当时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滞胀，1980 年 3 月和 4 月的 CPI 同比增速接近 15%，但 1980 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 GDP 同比增速却是 -0.8%和-1.6%。为了应对通胀，当时美联储不顾经济疲软的情况，大幅加息，1980 年 3 月和 4 月的联邦基金利率均超过 17%，1981 年 6 月和 7 月甚至超过 19%。在高利率的作用下，CPI 同比增速开始逐渐下滑，美国的通胀形势一步步缓解，而 GDP 同比增速也开始明显下滑，经济出现衰退。更重要的是，失业率上升到非常高的程度（图表 5）。

图表 5



这是一次典型的紧缩货币政策来抗通胀的例子，代价是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涨。通胀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其还有拉大贫富差距的作用，因此从长期来看，一个保持高通胀的国家是无法维系持久的经济增长的。从这一点出发，当时美联储的反通胀政策是没问题的。但从短期来看，民众承受了高失业带来的种种困难，可以说，老百姓当时是脱了一层皮，所以在任何一个制度下，严厉的反通胀政策都是“不得人心”的，而这也是很多国家在面对通胀时经常无法下定决心控制通胀的原因。

现在美国再次出现了与当年滞胀相似的情形，通胀高企，经济显露出衰退的迹象，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失业率处于低位，但在美联储加息的

背景下，失业率未来很可能会升高，甚至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对于面临周期性选举压力的民主党政府来说，这种政治压力可能是难以承受的。

无疑，要反通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工具，但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答案是有的，而且其副作用要小于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放松，甚至摒弃，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将附加在中国进口商品上的附加税减少，甚至取消。假如停止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取消对中国制造的附加税，那么这将会给美国的通胀带来何种影响呢？别说，这方面还真有人去做了量化的研究。

2022年3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PIIE）发布了一份关于该主题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为了减轻通胀，美国应该依靠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报告的作者为Gary Clyde Hufbauer、Megan Hogan和Yilin Wang。在这份报告中，PIIE的经济学家计算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贸易摩擦的规模及其影响。根据PIIE的研究，特朗普政府强加在中国进口商品上的平均附加关税税率为16%，而2021年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总额为5060亿美元，两者的乘积约为810亿美元。就像上文中分析的那样，这810亿美元不是由中国出口商支付的，而是由美国消费者和美国进口企业来支付的。进一步说，中国商品在美国变得更贵了，美国人在中国商品上支付了更多的钱，由此推动了美国通胀的上升。假

如可以取消这 810 亿美元的附加关税，那么就相当于给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企业减税了 810 亿美元。2021 年美国进口总额约为 28000 亿美元，810 亿美元相当于进口总额的 2.9%，经过计算可得这项举措将通过降低进口价格直接为美国 CPI 减轻 0.3 个百分点。

以上只是取消针对中国商品附加税来降低美国通胀的一条路径，还有一条更重要的路径，就是取消附加关税可以让进口商品的价格更低，从而对国内同类企业产生更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其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价格。根据 PIIE 经济学家 Sherman Robinson 和 Karen Thierfelder 的研究，当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处于完全可以替代的情况时，也就是消费者和厂商购买国内还是进口商品的决策依据就是价格，那么每 1 个百分点的关税降低，将带来 0.67 个百分点的 CPI 降低。根据 Gary Clyde Hufbauer、Megan Hogan 和 Yilin Wang 的计算，假如拜登政府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摩擦，那么这将使得美国的 CPI 减少 1 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根据 PIIE 的研究，结束与中国的贸易战将给美国一次性减少 1.3 个百分点的 CPI。2022 年 7 月美国的 CPI 同比增速为 8.5%，即使减少 1.3 个百分点，也还有 7.2%，看上去似乎意义不大，但我们要知道，现在的美国是高通胀的局面，这种状况不太可能长期维持，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 2%，相对于 2% 来说，1.3 个百分点就是很大的数字了，因此结束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其在降低物价上的影响绝对是

不能忽视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美国，穷人花在消费上的钱远多于富人，而中国进口商品很多是消费品，消费品的降价相当于给穷人补贴，这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是一项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的政策。

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证据，根据全美零售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简称 NRF）在 2022 年 6 月 8 日的一份声明表示，自从 2018 年以来，强加在中国商品上的额外关税已经给美国进口商造成了 1365 亿美元的损失，约合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至少 1200 美元。

另据赋税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估计，2019 年以来，对中国制造开征的附加税导致了中国商品的涨价，这使得美国人为此付出了 800 亿美元的代价，减少了 0.22% 的 GDP，消弭了 173000 个全职工作机会。哪怕计算了对农民的补贴，美国农民的利益仍然受到了重创。虽然具体的估计结果有所不同，但这些观点的结论仍是不谋而合的。

既然美国对中国制造加税有这么多的弊病，去掉这些附加税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美国迟迟无法取消这些附加税呢？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里面有两点：第一，这涉及到利益集团的博弈。取消针对中国制造附加税的做法有益于美国的消费者和进口企业，但不利于那些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以钢铁业为例，在关税和进口配额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庇护下，美国前 5 大钢铁公司最近几年的利润出现了飙涨。2018 年，当关税开征时，这 5 家钢铁公司的总利润为 11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个指标已升至 319 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的钢铁价格翻了不止一倍。2021 年美国的钢铁进口总额为 340 亿美元，附加税的税率为 25%，这意味着假如政府取消针对钢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那么这将为钢铁使用企业节约 85 亿美元的成本。经过计算可得，这可以通过进口钢铁价格的下降直接降低 0.04 个百分点的 CPI。

取消钢铁业的附加关税和进口配额可以直接降低 CPI，而且引入外部竞争后，美国的钢铁价格也会下降，生产效率会被迫提升，这都是非常有利于钢铁使用企业的。进一步说，取消对钢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带来的好处肯定是大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带来的好处的。不过，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取消钢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得利的是钢铁使用企业，这些企业是经常小而分散的，在政治上的能量与其体量相比较小。钢铁业无论是规模还是就业人数都远低于钢铁使用企业，但它们的产业集中度很高，在政治上的力量远大于其经济上的比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结果在博弈的过程中，钢铁业经常能游说政府通过一些保护该行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钢铁业的例子在美国经济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公共政策被一些利益集团所绑架。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进行政治改革，而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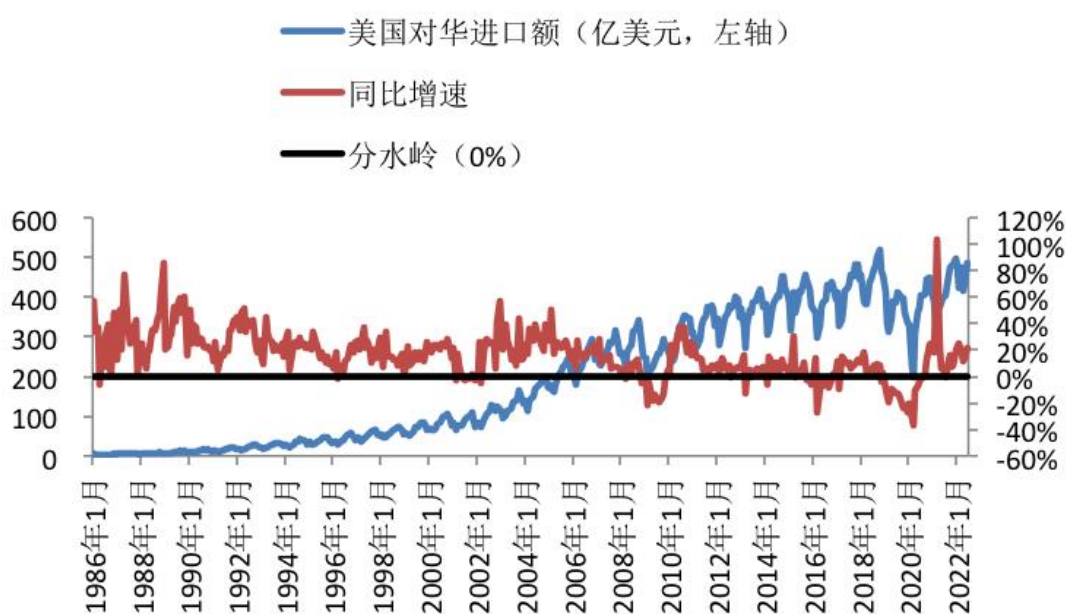
第二，这涉及到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作用的不同看法。在是否继续维持对中国制造的附加关税问题上，拜登政府内部的想法并不一致。以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为首的政府官员认为没必要再继续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政策，应该改弦易辙，取消这些附加关税。而以贸易谈判代表戴琪为代表的政府官员认为对中国制造征收附加关税是一个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很好筹码，不能轻易取消。

究竟哪种看法更有道理一些呢？抛开上文所述的放弃附加关税的种种好处，仅从中美贸易谈判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也应该尽快取消对中国制造的附加关税。因为这种拿关税当谈判筹码的做法经常不会奏效，这次也不例外，当这一做法失效的时候，假如拜登政府继续硬撑下去，那么它将失去一个可以降低通胀的好办法；假如拜登政府单方面放弃对中国制造征收附加关税，那么这又证明美国政府先前的做法是错误的，其现在的表现又是“软弱的”，容易被政治对手所攻击，真是左右不是人。

现在中美已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且这两个经济体之间还有着

密切的经济往来（图表 6）。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基于比较优势所进行的国际贸易可以改善所有参与方的总体利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战完全是一个害人害己的行为，拜登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承诺上任后他要取消这些贸易战措施，但他上台后食言了，结果这些政策越拖越久，然后遇到了通胀，搞得美国政府非常被动。

图表 6



当前，拜登政府在对华经贸政策上已陷入了两难之境。假如说特朗普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拜登就是让石头继续压在自己的脚上。拜登政府早该取消这些关税附加税，尤其是在通胀还没有完全起来之前，现在这样做已经有点晚了，而且这样做还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压力。然而，从大局出发，尽管可能面对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拜登政府依然应该尽快取消这些附加关税，大大方方地承认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

只有这样，拜登才能表现出他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而非一个被动的选举机器。也只有这样，关税，乃至贸易自由化，才能在抗通胀上助美国政府关键的一臂之力。